

今夜星光燦爛

小
紅



今夜星光燦爛

余
舒

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今夜星光燦爛

亦舒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地址：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
電話：五一二八三六七一

印刷：藝城印刷公司
柴灣利眾街40號富城工業大廈16樓A4

定價：港幣十四元

二版：一九八五年二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目錄

今夜星光燦爛	1
別人的女郎	22
分手	44
極光仙子	65
忽必烈汗	87
康復	111
十六歲與三十二歲	133
意外	156
改天如何今夜我醉	178
容哥哥與阿妹	201
她的心	224
結婚寫照	246

今夜星光燦爛

認識莊的時候，我與國棟已經走了一年，打算結婚。

國棟帶我到一年一度的建築師聚餐會，在那裏我看到莊。

當時我一點也不喜歡他，他身邊坐着個艷女，打扮得七彩繽紛，耳環在鑲曲的長髮邊晃動，媚眼與嬌笑聲四濺，真受不了。

莊自己也不像話，白西裝結隻紅點子的領花，整個人像二十年代美國芝加哥的黑社會頭子，誠然，他是英俊的，但我厭惡他這種炫耀的作風。

國棟在公眾場所照例非常沉默，緩緩喝着啤酒；我坐在他身邊打量着其餘的客人，我們並沒有拉手，國棟是個保守黨，老派人，我與他的關係雖然已遭家人默認，但是始終不能進入熱戀狀態。

那日我穿件寬旗袍，一身素白，我自認是個清爽具書卷氣的女子，並不想以傾倒衆生爲己任。也許國棟就是喜歡我這一點，我很遷就他，是以他一直認爲我適合他，其實不是這樣。

而與他在一起，徒然有許多許多安全感，一切像與淡開水般，沒有火花。

我也不知道怎麼與他走的一年，我不住告訴自己：生活便是這樣，我不想在三十五歲的時候才忽忽出去抓一個對象，國棟有他的好處，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。

那夜我坐在他身邊也不覺悶，散會後有人建議去跳舞，國棟也不問過我，就拖了我跟大隊走。我不介意，但希望他會問我一聲，這類小節不能與他計較，此刻教育他也已經太晚。

到了的士可，莊過來請我跳舞，他問國棟，「我請藍小姐跳舞可否？」

我又希望國棟說不，但他一貫地禮貌說「請」，於是我與莊下舞池。

他說：「你是今晚最漂亮的小姐。」

我笑一笑。

「你太特別。」他又說。

我問：「你在放錄音帶吧，今晚大約每位小姐都聽過這番話。」

他一怔，隨即笑，「我早知你說話也必然另有一套。」

我不答。

「你是國棟的女朋友？」

「我們就要結婚了。」我淡淡說。

「啊，這樣就能結婚？」他問。

我微愠，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國棟是我大學同學，他這個人我再了解不過，他非但乏味，而且自我心中，以你的性格，不可能下嫁於他，他會適合其他的小婦人，但不是你。」

「你又知道我是誰？」我更不高興。

「略爲調查就知道，誰不知道你是藝術界紅人。」

「紅人黑人不打緊，批評老同學的就是壞人！」

他錯愕間音樂完了，我拂袖而去。

那夜國棟送我回家，我問：「你認識莊某很久了？他不是好人。」

「怎麼不是好人？不，我與他沒有來往，他是個非常自由散漫的人，曾經爲一個女孩子追到歐洲去，荒廢成年學業，我看不起他這種行爲。」

我不出聲，隔一會兒我說：「我認爲感情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環。」

「過了十八歲，我就沒那麼想過，作爲成年人，我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」國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第二天我起身遲，走到客廳，看見水晶瓶子插着一大把玫瑰花，密密麻麻，有好幾千朵。我喜悅，趨前一聞，心想國棟終於開了竅了。

女佣人聞聲出來說：「莊先生派人送來的。」

我一呆，不作聲。

他這個花，一送就是十天，到了第十一天，我實在忍不住，撥電話到他寫字樓去。

「我姓藍。」我冷冷說。

他並不作聲，我反而不知道該如何責備他，女人總是容易心軟。

我輕聲說：「你別再送花來，我是別人的未婚妻。」

他說：「如果你肯出來，我就停止送花。」

「我不能出來。」

「不行，這個電話是你打來的，我現在就到你門口等，等到你出來。」

「你這一套詭計早廿五年都不流行了。」我說。

他掛上電話。

我並沒有睬他，自管自工作，我答應了一家公司爲他們做一個美女月份牌，一天起碼工作十小時，月底之前趕出來交貨。

中午時分我打過電話去找國棟，他照例在開會，我有點悵悵，我們很少通電話，下了班他會到我公寓來小坐，喝杯啤酒看電視新聞，就把我的客廳當他的電視室，然後在我臉上親吻一下告辭，他是性生活的清教徒，認爲這件事婚後一星期才能做一次。

女佣人來跟我說：「小姐，樓下有一輛車子，停在那裏好久了。」

我吃了一驚，伏到露台去看，只見莊坐在一輛老式開篷平治跑車裏，頭枕在駕駛盤上，不知已經多久了，我看看鐘，三點半，與他通電話時上午十點，他瘋了，在這種激辣火毒的大太陽下，他要中暑的。

我遲疑一下，不敢下樓跟他說話。但我想，國棟從來沒有這樣等過我。

我下樓叫他，「喂！」

他抬起頭來，見到我，笑一笑。這一天他特別可愛，一套皺麻外套加涼鞋，頭髮被汗弄亂，異

常的孩子氣，他說：「我知道你會下來的。」

「下來趕你走。」我沒好氣的說。

他握住我的手，將他滾燙的臉埋在我手心中，我剛想掙脫，發覺他哭了，我整個人失措呆在那裏，只聽到他嗚咽的說：「我想我愛上了你。」

「你開玩笑。」我細細聲說。

「我沒有，」他說，「我是真心的。」

「太戲劇化了，我接受不來。」我輕聲說：「你走吧。」

「我明天再來。」他說。

「明天你去上班，」我跟他說：「聽話，現在回家休息去。」

他把車開走了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並沒有再說國棟的壞話。

國棟晚上本來約了我去音樂會，臨時又來推。我咕噥他他老是要我遷就他，悶死人，他也不以爲意，掛了電話。

那夜月色很好，我忽然覺得寂寞，點起一枝烟吸，這樣子過一生雖然無憂無慮，到底非常乏味，我的心靈乏人照顧，而我的經濟一向獨立，我要國棟來幹嗎？只爲老年時有個伴？就算是伴，

也是我伴他，不是他伴我。這種寧靜的日子過一兩年當休息着恢復元氣是不錯的，長期下去非常委屈。

對於國棟，我唯一的置評是他確是好人。

那夜我睡得早，半夜電話響了，我抓起話筒，模糊地應一聲，聽到那邊說：「你睡了？」是莊的聲音。

「是。」我說。

「我想來看你。」

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」我嚷。

「你一個人在牀上？」

「別對我說這種話！」我吼道。

「我想念你。」他說。

我伸一個懶腰，失笑，看看鐘是半夜十二點。「你才見過我兩次。」

「我終身就是在找你這麼一個女孩子。」

我哈哈笑，「那麼那個穿銀色裙子藍眼蓋鮮紅嘴唇的尤物呢？」

「我只是一個男人呢。」他說。

理由倒也充份，誰像國棟呢，像在桃花源記裏出來，不通世事，毫無生活經驗，除了他的工作，一竅不懂。

然而我也沒有笨到那種地步，胡亂就相信莊的甜言蜜語，這種話偶而聽來作爲調劑是不錯的，天天聽，怕會膩。

「回去吧。」我說。

「我晚上再來。」他說。

「不必來了。」

他沒有應我，開車離開。我回到書房，心思不屬，畢竟那是一個漂亮的男孩子，對我說了許多美麗的謊言，在我樓下浪廢不少寶貴的時間，花過心血，我心動，並且感激。

晚上他又來了，用小小的石子扔我的玻璃窗，我放下在看的小說，推開窗，他站在月色下，這是一個出奇美麗的星夜，他整個人蒙上一層光輝，非常神秘，像一個打救我離開寂寞堡壘的騎士。我有點迷惘。

他抬起頭看我，一邊說：「如此星辰非昨夜，爲誰風露立中宵」。

即使是安排好的台詞，我也感動得很，樂意做一個觀眾。

「下來，茱麗葉。」他說。

我取過鎖匙便下樓。

呵今夜星光燦爛。

他握緊我的手，汽車無線電內隱隱約約傳出音樂，我與他跳舞，他沒有說什麼話，但手心冒着汗，如果他在做戲，那麼他是太好的演員。他將我緊緊擁在懷內，逼得我透不過氣來，我覺得我是被需要的。

一切都這麼快這麼浪漫，我陶醉於這偷來的歡愉，深深享受。

倦了，我們坐在他的開蓬車裏，我合上眼睛，竟然熟睡在他懷中。

清晨的第一線陽光把我喚醒，他正凝神觀看我的臉，一往情深，我微笑。

他說：「我要去上班了。」

「不用睡覺？」我輕問。

「不用。」他吻我的頭髮，「我有空再來看你。」

「幾時？」

「我終於打動了你的鐵石心腸？」他低聲問。

我又微笑。

他送我上樓睡覺，我聽見電話鈴響，許是國棟找我，我打個呵欠，不在乎地倒在床上，或許國棟要告訴我，今日他又得逾時工作，誰關心？他可以跟他的藍圖結婚。

莊在中午時分趕到我公寓，女佣人開門給他，他手中持一小束玫瑰，夾雜着丁香，叫我醒來。他精神是那樣的，我卻暈眩得日夜不分，糊裏糊塗，像是在子午線往返已十餘次之多，日子都攪渾了。

我們在家中的露台吃午飯，他吃得少說得少，左手握住我的手不放，一切都用一隻右手做。他像一個孩子，終於得到了他多年嚮往的玩具，愛不釋手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並不介意做一件玩具。下了班他來看我，我剛清醒，淋了浴，在察看我那本月曆的進展，他來了。

但願國棟對我有他一半那麼情深，真真假假亦不妨。

我被他迷惑住，一連好幾天，只有數小時睡眠的時間，其餘的功夫都被他佔去。他帶我到他石澳的家，大扇的玻璃窗，沒有窗簾，看到山下驚濤拍岸，寬大的客廳中擺着簡單的傢俱。

他在廚房中煮法國菜，香噴噴的蒜與牛油，我躺在繩床內，夢幻似的晃來晃去，一切丟在腦

後，我的細胞一個個都活了。

他不斷跟我說：「我一直在等你這麼一個女郎。」

「你再說下去，我簡直要相信你的話了。」我微笑。

他吻我的手，「嫁嫁給我吧。」

「永遠這樣享受在仙境裏？」我問：「不可能，我們活在現實的世界裏。」

「跟我走，你不會覺得生活無聊，空閑的時間，你作畫，我上班，我們永遠戀愛。」

「讓我想想。」

「不要想，憑你的感覺做。」

我把頭埋在他胸膛裏。

黃昏在紫色的天空下，我們去沙灘散步，他拾起一隻貝殼，貼在我耳邊，讓我聽海浪聲。我們躺沙灘上，看天色暗下來。

第二天早上，莊送我返家休息，然後去上班。

我打開門，看見國棟坐在客廳中央。

我淡淡說：「嗨，好久不見。」

「你整夜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在享受。」我答。

他「霍」地站起來，就給我一記耳光，打得我退後三步，眼冒金星，一邊臉火辣辣的痛，嘴角一陣鹹味，冒出血來。

我不響。

女佣人嚇傻了，瞪着我們。

我冷冷吩咐她，「倒杯冰水給我，送客。」

國棟瘋了，他怒吼，「你想把我送走？就這麼簡單？全城人都知道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你卻公然跑出去跟別人過夜，我還有臉站出去？你以為他會娶你？你以為仍然會有人娶你？」

我不出聲。

他抓住我的手臂，手上用勁，越收越緊，我痛得淌出眼淚來，他不住的用手打我，我躲都沒處躲，一下一下的忍受着，女佣人衝出來阻止他，一邊尖嚷着，「不準打小姐，不要打了。」然後國棟崩潰了，他蹲下來哭。

我掙扎逃到房內，把自己反鎖在房內。我很鎮靜，在浴間洗淨血漬，在瘀痕上搽上藥，蒙頭大

睡。

國棟哀哀的敲我房間門，我不去睬他，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，我居然睡得很好。

黃昏的時候國棟走了，我混身酸疼，這一場鬧劇到這裏也應該結束了。

一年來我裝飾着國棟的生活，如他襟前的一朵鮮花，如今我決定離開他，他失去的不過是面子，不是愛人，我心灰意冷。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我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滿足，物質方面我自己應付有餘。離開國棟，我不一定要去跟莊過活，我是我自己，獨立的一個人。

想起莊，我心溫柔的牽動，我愛上那夜燦爛的星光多過愛上他，但如果沒有他，我又看不到一天的星星。

我告訴自己！你已經廿六歲了，來日無多，生命苦短，能夠快樂的時候，爲什麼不快樂？

事情鬧大了，我的名譽或許再也不能使我在國棟的友人當中立足，然而離開一班虛偽的人，於我又有什麼損失？或者我失去做闊太太的資格，但我的生活是充實的，生活寬裕的太太們何嘗有機會赤足跟愛人跳慢舞？各人得到的東西不一樣。

晚上莊到我這裏來，看見我臉上的瘀痕，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撞傷。」